

古代文章学概论



古代文章学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武汉

封面题字：杨莫安

古代文章学概论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鄂城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开本 8印张 202,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书号：10279·1 定价：1.05元

顾 问

张寿康

定 稿

王凯符 吴庚振 徐 江

执 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凯符 刘占先 李丽中 吴庚振

李振起 徐 江 贾振华 韩峰海

序

古代文章学的文献，真是琳琅满目，珍宝纷陈，有的是鸿篇巨制，有的是吉光片羽，这当中当然也免不了有瓦石。面对如此浩繁的资料，读起来有时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常有治丝而棼、难以驾驭、难于疏理的感觉，如果选择之功弱一些，还会如入宝山，空手而回。设若为学习者和教学者考虑，果能把古代文章学的珍贵资料，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写出纂要述概的书，道出古代文章家的甘苦，建立古代文章学的系统，该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多年所想，但停于羡鱼，未能结网。《古代文章学概论》编写组的同志，完成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实在高兴得很。

这本书是很有特色的。一曰章以总规。什么是章以总规？本书分十二章，每一章有一个名称，每一章都总括古代文章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方面，揭示出古代文章学的一个方面的纲领规律。比如第一章是绪论，论述了建立古代文章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其他各章如《文道》、《修养》、《文意》、《谋篇》、《论辩》等等都具有只眼，若网之纲，总括出古代文章写作的重要经验，对提高读者阅读古代文章的能力极有好处，对现代文章的写作也有切实的借鉴作用，尤其对古代文章的教学，更能显示出让人掌握规律，把握理解古代文章的钥匙的作用。

二曰引证得当。古代文章评论家和文章家对文章和文章写作的论述，精辟之语极多，本书在引用这些议论的时候，看得出作者是从众多的材料中筛选出来的，能够用事典型，以一总万，做到“明理引乎成辞”（《文心雕龙·事类》）。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引语虽

多,但让人没有罗列之感,原因是对引语有分析,有阐述,说得透,引语和引语之间的内部联系,既浑然,又自然,没有成为两脚书橱式的资料类编。

三曰阐释入微。如第五章《谋篇·首尾》一节,在引述了《文心雕龙·章句》的话之后,接着加以论析,并以此为基点,列出古人强调的两点,一引《文章精义》的话,一引元人乔梦符的话,引语之后都有解说。至此,好象讲“开头”也算详尽了,可是不然,作者又排出了“直起、突起、逆起、原起、喻起”等常见的形式,用例分别说明,叫人有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之感。其叙“结尾”,也类论述“开头”之法,有虚有实,以虚领实,以实证虚,最后举证说明归有光《文章指南》中列出的几种常见的结尾类型,条分缕析,细致周详,对读者很有启示作用。

四曰以文明理。一本《古代文章学概论》,从名称看,很容易让人觉得只是一本理论性的著述,而缺乏指导实践的品格,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具有理论的系统性,而且也具有指导实践的品格。这种品格体现在“以文明理”这一特点上。举例说,第五章《谋篇·脉络》里举《项羽本纪》、《谏逐客书》、《李龙眠画罗汉记》三种疏通脉络的例文;《谋篇·周严》之比较《史记》和《战国策》记“易水送别”的优劣;《谋篇》中的曲折和详略两节引用早有定评的《岳阳楼记》、《霍光传》为例,皆能以文明理,收举一反三之效。又如第四章《立意》中具体分析了《阿房宫赋》、《过秦论》、《六国论》、《师说》等文的“立意”根本;第七章《文辞·声音节奏》一节,在讲平仄时分析了《史记·屈原列传》中的开头一段,在讲长短句相间的节奏时,分析了《项羽本纪》中的一段文字。这都令人在读了例文和分析之后,有道理便脱颖而出的感受。

总之,《古代文章学概论》之作,虽属创举,但能总要。这本书有深厚的材料基础,成稿前经过多次地认真讨论,成稿后又多次地

修改润色。材料精而观点鲜明，用例要而阐述得当，总括文理而举证以故实，借鉴古人而着眼于今用。既可提高人们的文章修养，又可指导人们的读写实践，既有助于学，也有助于教。作者们这种建立古代文章学体系的努力是深堪称道的。古人说：“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以上我所说，多揣摩之辞，深恐未能得作者的用心。最后尚有续貂之意两点，想简述一下，献给读者与作者们。

第一点、修辞立其诚。这是《易》上的话，文虽古而文章精义，实在于是。“修辞”是“文”，“立诚”是“质”。什么是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那么，立诚便是立道，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来解释，“道”就是包括天道观和社会观的思想体系。修辞之文是为了立道，明道，也就是“文以意为主”之发源。古人论文多不出此精义。

第二点、古人论文，多谈神理气味，即使姚鼐之论阳刚、阴柔亦多用喻笔，语涉玄妙，好象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现代语言学、文章学的理论去阐释分析，这些神理气味，是既可意会，也可言传的。古人提出篇法、章法、段法、句法、字法之说，正是对言传的一种努力。五十年前，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的《修辞学的功用》一节中说：“以往往往把修辞现象当作‘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域，其实修辞现象大半是可以言传的。”这话是十分有见地的，只是保守了一点儿，望道先生说了个“大半”，其实，只要研究，是“完全”可以言传的。望道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修辞，就解释了一些过去难以言传的语言现象。为此，我也曾试着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解释篇章的气势，写了《政论语体的排用修辞系统》（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语论论集》第一辑）。以后我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修辞学会的成立会上曾说：“修辞学家应该研究古代文章评论家的理论，应当研究韩苏的文章，把古人的一些十分形象又十分抽象的评论，如文

气、神理、阳刚、阴柔之类具体化,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散文家的语言风格,给这种评论以科学的解释,不仅让人意会,而且能够言传。”其后就写了一篇《既可意会,也可言传》的文章(见《语文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四十六页),从语言学、文章学的角度试着分析了苏东坡的《喜雨亭记》,并认为“进行这种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对汉语修辞学、文章学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那时说那番话,主要是用来自勉的,今天,我仍然没有改变看法的意思,或者说仍然坚信那道理是对的。《古代文章学概论》的作者们,大约也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本书中的很多章节进行了这种研究,进行了阐述入微的分析。希望我们进一步努力,用现代语言学、文章学的科学方法去分析古人的理论,古人的文章,那些十分形象又十分抽象的解说是一定可以言传出来的。是为序。

张 寿 康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序.....	张寿康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章和古代文章学.....	(1)
第二节 古代文章学研究的对象.....	(5)
第三节 古代文章学研究的任务.....	(9)
第四节 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方法.....	(13)
第二章 文道	(17)
第一节 道的涵义.....	(17)
第二节 “文”与“道”的关系.....	(20)
第三节 重道亦须重文.....	(25)
第三章 修养	(31)
第一节 立德.....	(31)
第二节 读书.....	(36)
第三节 阅历.....	(42)
第四章 立意	(49)
第一节 文以意为主.....	(49)
第二节 文意在文章中的作用.....	(53)
第三节 炼意.....	(57)
第五章 谋篇	(65)
第一节 结构.....	(65)
第二节 脉络.....	(69)
第三节 周严.....	(73)

第四节	曲折		(77)
第五节	详略		(82)
第六节	首尾		(86)
第六章	辨体		(93)
第一节	概述		(93)
第二节	论辨		(96)
第三节	记叙		(99)
第四节	告语		(103)
第五节	序跋		(108)
第六节	其他		(110)
第七章	文辞		(114)
第一节	简明精炼		(114)
第二节	平易自然		(118)
第三节	新鲜生动		(122)
第四节	声音节奏		(126)
第八章	论辩		(132)
第一节	论辩体制的确立		(132)
第二节	论辩的方法和技巧		(137)
第三节	论辩的气势		(145)
第九章	记叙		(151)
第一节	记叙文的源流		(151)
第二节	记叙文的笔法		(161)
第三节	记叙文的审美要求		(168)
第十章	求新		(177)
第一节	文贵新		(177)
第二节	善通变		(181)
第三节	写独至		(187)

第十一章 风格	(195)
第一节 风格与文“体”	(195)
第二节 风格与人	(197)
第三节 风格与时代	(201)
第四节 风格的分类	(204)
第五节 风格要多样化	(208)
第十二章 修改	(211)
第一节 文不厌改	(211)
第二节 善识瑕疵	(213)
第三节 精益求精	(222)
附录 古代文章学参考书目简介	(227)
后记	(24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文章和古代文章学

古代文章学是研究古代文章写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不但要研究文章本身构成的法则,而且还要研究文章写作的方法和技巧。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章?文章又是怎样产生的?这是研究文章学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文章”这个概念的涵义,在我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认识是并不统一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将礼乐法度称为“文章”,如《诗·大雅·荡序》云:“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有的将文采称为“文章”,如《楚辞·九章·橘颂》云:“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这里的“文”后写作“纹”,其本义是指物体的斑斓的花纹,引申为文采。所以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到了汉代,文章才专指语言的书面形式了。

古代还有人把文章叫作“文笔”,如《北史·刘璠传》云:“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六朝时代把无韵的文章称为“笔”,有韵的作品称为“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清代阮元主张有韵偶者为文,无韵散行的文字为笔。此外,还有人把文章称作“文翰”、“文辞”、“文字”等等。

尽管历史上对文章的称谓不尽相同,但自汉代以后,关于“文章”这个概念的涵义,一般人还是清楚的。所谓文章,指的是按照一

定的章法组织起来的能够表情达意、首尾完整的书面语言形式。构成一篇文章的基础单位是字句，然而一篇文章又不是语言文字的随意的堆砌。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按照一定的章法将语言文字合理地组织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说过：“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①这就是说，将文字联缀起来表达一定的意义构成句子；将若干句子按照一定的思路组织起来而成“章”（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层次）；再按照一定的“体”——体式章法，将章与章联结起来才成文章。所以，文章是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写文章则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复杂的高级的思维活动。

至于文章所包含的文体的范围，在历史上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大体说来，在周秦时代，由于文学作品还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的门类，所以当时的文学和文章是不分家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文章既包括非文学作品，又包括文学作品。到了汉代，由于文学创作的日趋繁荣，特别是由于辞赋的发展，文学才和文章分开来提。这时候所说的文章，一般是不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但到了北宋，又经历了一个文学观念的复古期，文学和文章在提法上又复而为一了。不过，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者不承认文学的存在，或者强行把文学和文章混为一谈，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我们从文论史上看到的情况是：文学和文章分为两家，其界限越来越鲜明。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文章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涵义：广义的文章指的是一切文字形式，包括诗歌、辞赋、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在内；狭义的文章则指的是那些非文艺性或文艺性不强的常用文体，如日常应用文、各种类型的论说文以及散文作品等。我们这本书所讨论的文章，则主要指的是狭义

① 王充：《论衡·正说篇》

的文章。

文章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文字没有创立之前，人类表达思想感情、交流情况经验，主要是用口头的形式。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程度，来改造自然，让自然为自己服务。这样，人类只用口头的形式交流情况和经验就远远不够了，而需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开拓视野，认识过去的和外域的许多事物。同时，人类在共同劳动中结成了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而从事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他们不仅需要关注自己，而且需要关注别人；不仅需要总结自身的直接经验，而且需要获得旁人的间接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人类之所以繁衍滋长，成为地球的主宰，是和他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新情况、新经验、新认识，从而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分不开的。伟大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说：

“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方，所有的部落都必将会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步成果。所有的重大发明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①

人类要交流思想，要获得间接经验，就需要一种媒介，一种工具。在文字尚未产生的远古时代，人类交流思想的媒介主要是图画以及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引述过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人类学家封·登·斯坦恩）在巴西一条河的沙岸上看到了土人所画的一幅鱼的画图。他于是命令伴随他的印第安人撒下网去，他们便捞出了几条同沙岸上所画的鱼一样的鱼。显然，土人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想向自己的伙伴们报告，在这个地点可以找到什么鱼……”^②此外，远古时代的人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页。

② 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136—137页。

类,有的还用击鼓或明火的方式报告敌情、传递消息。在我国古代,则有所谓“结绳记事”之说。但是,这种种表达思想感情、交流情况经验的媒介和工具,毕竟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其局限性还是太大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更有效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于是文字便应运而生。相传黄帝时代的史臣仓颉,造书契以结束“结绳之治”,这便开始了人类用文字表达自己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所见、所闻、所感的历史新阶段。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就有这样的记载:“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易·中孚》六三)这段文字表现了人们在战胜敌人之后,那种欢庆胜利的热烈场面。类似的记载《易》中还有。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用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最古朴的文字形式,也是我国最早的文章的雏型。

从有文章到有文章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我国古代对于文章学的研究,应该说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但最早提出“文章学”这门学问的,是北宋时代的理学家程颐。他在《近思录》卷二中写道:“伊川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到了清代,戴震、姚鼐、章学诚等许多学者和文章家,都倡导过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特别是桐城派古文家更以文章之学(或辞章之学)相标榜。例如: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①

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

① 姚鼐:《述庵文钞序》

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学资博览，须兼阅历，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①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清代学者和文章家对文章之学是多么重视。文章学确是我国具有民族传统的一门学问。古代文章学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门学科。

第二节 古代文章学研究的对象

古代文章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古代丰富多采的各类文章；另一个方面是古代文章学家们所总结的写作理论。前者是古人写作实践的成果，后者是古人写作经验的总结，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不研究古代文章家们的写作成果，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的写作理论，并验证这些理论的是非曲直；而不研究古代文章家们的写作理论，也就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古代文章的高下工拙。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古代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代文章家呕心沥血，写出了许多光耀千古的传世之作。这些作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其表现形式也绚丽多姿，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所谓“文成而法立”，就说明了文章写作的各种方法技巧，都活生生地体现在文章之中。我们研究文章学，研究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不研究文章本身构成的法则

① 章学诚：《答沈枫堦论学》

是不行的。

古人在写作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遗产。

先秦时期关于文章写作的理论,虽然还不够系统,多是一些只言片语,但其中有不少值得重视的精辟见解。例如《尚书·虞书》中讲的“诗言志”,不仅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而且也概括了其他文章写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又如《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等,不但指出了文章和道德的联系、文章的社会作用,而且阐明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这些见解对于后代写作理论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了汉代,对于文章学的研究,功绩卓著者首推王充。他所撰写的《论衡》八十五篇,其中《自纪篇》、《超奇篇》、《艺增篇》、《对作篇》、《佚文篇》等许多篇章,都论及了写作问题。王充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文章要“疾虚妄,求实诚”、“极笔墨之功,定善恶之实”的主张,并广泛地论述了文章的社会作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的运用、体裁的选择等问题,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谈及文章繁简、长短与文章内容关系时说:

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

这就是说,文章或长或短,或详或略,主要取决于文章的内容。要讲的事多,文章就不能苟简。这段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深刻的道理,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西汉时期除了《论衡》之外,扬雄的《法言》、班彪的《史记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也都有许多关于文章写作的有